

試論《經典釋文》止攝韻字的類型變化*

李正芬**

〔摘要〕

本文利用《經典釋文》所記錄的諸家反切，及其前後期語音材料，提供兩晉至南朝時期，歷史文獻當中止攝分類上的差異，並參考現代漢語方言以及域外對音，構擬止攝的類型，解釋止攝的類型演變及語音層次。兩晉至南朝時期，止攝韻類變化為：一、支、脂兩韻在東晉時期有分合的共時差異，但受到北音的影響，至南朝時只有分立的狀態；二、微韻在東晉尚與脂韻關係密切，南朝則獨立成韻，為方言差異；三、南朝後期脂、之兩韻合流，支韻也逐漸向脂、之韻靠攏。止攝在部分注家中，具有低元音[a]的層次，以及與脂韻讀音相同的層次。

關鍵詞：止攝、經典釋文、語音演變、詞匯擴散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之修改意見，謹致謝忱。若有修改未周之處，文責自負。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經典釋文》(以下簡稱《釋文》)主要記錄陸德明本人及漢魏晉以來之各家音切、釋義。《釋文》之撰寫，雖有陸德明對經典讀音、意義之個人判斷，但亦有纂集性質，標之於首的音切，是陸德明認為會理合時的讀音，若有他家別讀，則記錄於首音之後，示傳聞見，其於〈序錄·條例〉中云：

今之所撰，微加斟酌，若典籍常用，會理合時，便即遵承，標之於首，其音堪互用，義可並行，或字有多音，眾家別讀，苟有所取，靡不畢書，各題氏姓，以相甄試，義乖於經，亦不悉記，其或音一音者，蓋出於淺近，示傳聞見，覽者察其衷焉。(1-2b-10)¹

邵榮芬也認為陸德明以保留前人音切原貌為宗旨，不僅存錄前人不同音的音切，也存錄同音但用字不同的音切。² 因此《釋文》所摘之字，音切數量多寡不一，少則數條，多則上千條，這些音切常出現反切用字不同的情形，只能以各注家作為分類標準，分別考察，才能得知其中實際的分合，故而《釋文》之音切兼具共時的語音現象及歷時的語音差異。

晚唐詩人張籍在《永嘉行》中謂：「北人避胡皆在南，南人至今能晉語。」說明晚唐時期南音仍受北語的影響。北齊顏之推已在《顏氏家訓》中比較南北語音的不同，可見當時南北的族群融合，使語音產生相當大的變異。《顏氏家訓·音辭篇》中實際比較兩者讀音的差異為：

北人以庶為戍，以如為儒，以紫為姊。

其中的「以紫為姊」，即是止攝當中的支、脂二韻，周祖謨解釋云：「紫姊同屬精母，而紫在紙韻，姊在旨韻，北人讀為姊，是支脂無別矣。」³ 可見當

¹ 本文所引《經典釋文》為黃坤堯、鄧仕樑校訂索引《新校索引經典釋文》。索引頁碼如：2-3a-4，前者2屬總頁碼；中間3a為原刻各卷頁碼，a為原刻右頁，b則是原刻左頁；最末4為原刻行數（臺北：學海出版社，1998年），頁1。

² 邵榮芬：《經典釋文音系》（臺北：學海出版社），頁29。

³ 周祖謨：〈顏氏家訓音辭篇注補〉，《問學集》（上）（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時北方支、脂無別，而顏之推的語音中，則是支、脂有別。

齊梁詩韻中的情形也是支：脂分立，脂、之兩韻則不分，而微韻獨立，⁴對照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的小注，「支」韻下並無小注，而「脂」韻下則標明「呂、夏侯與之、微大亂雜」，顯示出呂靜、夏侯該四韻的表現應是支與脂、之、微對立，夏侯該支韻獨立的現象與顏之推、齊梁詩韻相合，〔梁〕顧野王《原本玉篇》音系的止攝分韻，與詩韻完全相同，也是支：脂之：微的局面。⁵

綜合這些語音記錄以及詩文用韻的研究，就支、脂、之三韻而言，幾乎可以得到南朝時期為「支：脂之」的面貌，問題似乎只在「微」韻字與脂之兩韻的分合：

詩韻	支：脂之：微
玉篇	支：脂之：微
夏侯	支：脂之微

微韻在詩韻及《玉篇》中與脂之分立，在呂、夏侯又與之微大亂雜，微韻與脂之兩韻或分或合，事實上只是南朝時期兩種音韻表現，因為在《釋文》所收錄的南方注家反切當中，止攝四韻的分合與上述三者並不完全相同，注家之間的分合也是各異其趣。

若將時間從南朝推溯至魏晉，地域從南方擴大到北方，加入時間與空間的因素，則可發現止攝四韻發展演變的複雜性。如何在這諸多差異中，取得合理的解釋，同時又顧及現代漢語方言的發展方向，實屬不易。本文整理《釋文》反切，以《釋文》諸家反切的文獻材料為主，探討止攝四韻在兩晉至南朝時期的類型變化，並嘗試比較《釋文》前後時期相關材料，與現代漢語方言支、脂、之三韻的層次關係，提供觀察音韻演變的論述基礎。

頁 413。

⁴ 何大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81年）。

⁵ 周祖謨：〈萬象名義中之原本玉篇音系〉，《問學集》（上）（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 434-473。

二、《經典釋文》止攝反切分析

在《釋文》當中替止攝字注音，並可供觀察的注家依年代先後排列有：

- 西晉 呂 忱（?-271A.D.，任城人，今山東濟寧之南。）
 郭 象（?-312A.D.，河內人，今河南武陟西南。）
 郭 璞（276-324A.D.，山西聞喜人。）
 東晉 李 軌（317-402A.D.，江夏人，今湖北安陸南。）
 徐 邈（344-397A.D.，東莞姑幕人，今山東安丘縣東南。家於京口，
 今江蘇丹徒。）
 劉昌宗（不詳）
 陳 沈 重（500-583A.D.，吳興武康人，今浙江吳興。）
 陸德明（554-627A.D.，蘇州吳人，今江蘇蘇州。）

《釋文》當中可供討論的注家，可從時代及地域兩方面觀察，在時代上，從鄭玄至陸德明大約 420 年；在地域上則從東晉開始，產生了南北分界。東晉時期，南渡北語已開始與江東文讀交融，但仍屬接觸初期，故兩晉注家讀音較為相近，南北語音融合後的變異現象至南朝才開始浮現，止攝讀音之間出現較大的差異。為求討論方便，注音數量過於龐大的注家音切不全數列出，僅列出與《切韻》分韻不同的直音及反切，⁶ 作為觀察比較的重點。

止攝四韻都是三等韻系，在魏晉時期分屬於支、脂、之三部之中，脂部還包括微韻，支部還包括佳、齊韻。在《釋文》中支、佳、齊韻的混切絕少，混切還是集中在支、脂、之、微四韻。

（一）西晉注家

呂忱替止攝作音 29 字，以本韻自切有 23 字：

窺支開三，上支反支開三。觶支開三，丘戲江宜二反支開三。陂支開三，

⁶ 不論直音或反切，若被注音字與注音字的《切韻》分韻不同，為求簡明而便於敘述，本文皆稱為「混切」。

彼義反支開三。萎支合三，於偽反支合三。踦支開三，起宜反支開三。侈紙開三，充鼓反寔開三。睢脂合三，火佳反脂合三。鮪脂開三，止尸反脂開三。龜脂合三，古追反脂合三。鴉脂合三，父佳反脂合三。駟脂合三，丕脂合三。梭脂合三，人佳反脂合三。巋脂合三，丘追反脂合三。稗旨合三，匕旨合三。饁至開三，央莅央冀二反至開三。鶴至開三，英莅反至開三。橫至開三，巨位反至開三。蟄至開三，竺二反至開三。梓止開三，子止開三。筭志開三，先字反志開三。笛志開三，榴志開三。饑微開三，九衣反微開三。斲微開三，巨希反微開三。

混切共有 6 字，支脂混切 1 字 3 次，皆為「鱣」字、脂隊混切 1 字、脂有混切 2 字、至祭混切 1 字、脂之混切 1 字：

鱣寔開三，至至開三。蝮脂合三，潰隊合一。秬脂合三，匹几匹九夫九三反旨開三有開三。鮪旨合三，于九反有開三。饁至開三，央例央冀二反祭開三至開三。筭志開三，先自反至開三。

呂忱支、脂、之、微四韻已劃分清楚，只餘部分與外攝混切之例，而這些例字，仍維持上古分部的規則。「蝮」字《廣韻》已讀旨韻，而呂忱則讀同「潰」音，「蝮」、「潰」二字上古同在微部，呂忱亦同音。此外，「鮪」字讀有韻，鮪字尚未入旨韻，仍在之部，「秬」字兼具旨、有二讀，分屬上古之、幽兩部，「饁」字則兼有祭、至二讀，兩漢時期之、幽兩部，以及脂部與祭部常見通押現象，⁷可知呂忱脂韻部分韻字尚未脫離上古分部的格局，而兼有兩讀的脂韻字，正向中古脂韻的讀音靠攏。至於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脂」韻下謂呂靜與之、微大亂雜，在呂忱的讀音中並不存在，脂之混切只有「筭」字 1 例，微韻也不與脂韻混切。呂忱的止攝分韻可寫為：

支：脂：之：微

⁷ 羅常培、周祖謨：《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第一分冊（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 年），頁 45、172。

郭象稍晚於呂忱，替止攝作音合共 29 次，部分屬改字讀或版本問題，無法作為單純注音之材料，屬單純注音有 18 字 19 次，多本韻自切，算是界限分明，本韻自切 15 字 16 次：

麗支開三，語規反支開三。庠支開三，卑支開三。蚌支開三，芊支開三。脍紙開三，詩氏反紙開三。趾紙開三，紫紙開三。救紙合三，敷靡反紙合三。伎寔開三，支支開三。睢脂合三，許維反、呼維反脂合三。岨脂合三，撫梅反脂合三。唯旨合三，如字旨合三。屎旨開三，許利反至開三。嘻之開三，許意反志開三。詒之開三，怡之開三。幾微開三，巨機反微開三。辰尾開三，依微開三。

混切有脂支混切 1 字、脂灰混切 1 字、支歌混切 1 字：

秬脂合一，芳婢反紙合一。頽旨合三，苦對反隊合一。捶寔合三，丁果反果合一。

上古微部包括《切韻》脂、灰韻，「頽」字郭象仍維持上古讀音，而以「垂」為諧聲偏旁的字上古在歌部，「果」亦在歌部，郭象「捶」字未讀入中古支韻，保留上古的讀法，具有一個低元音的層次，陸德明「捶」字讀音亦從郭象，保留古讀。⁸郭象的止攝分韻可寫為：

支：脂：之：微

郭璞與郭象幾乎同時，注音主要出現在〈爾雅音義〉當中，共替止攝作音 27 字，本韻自切 26 字，四韻區分得相當清楚：

⁸ 〈莊子音義〉：「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年矣而不失豪芒：捶，郭音丁果反，徐之累反，李之睡反。大馬，司馬也。司馬、郭云：捶者玷捶鉤之輕重而不失豪芒也。或說云江東三魏之間人，皆謂鍛為捶音，字亦同，郭失之。今不從此說也。」(389-34b-4)「捶」字徐李已讀入支韻系，郭讀歌韻系，「玷捶」之音陸德明皆從郭音讀，另一處為：「捶，丁果反」(389-34b-6)。

施支開三，尸支反支開三。梳支開三，斯支開三。麤支開三，毗支反支開三。騎支開三，去宜反支開三。歧支開三，如字。韞支開三，儀支開三。褫支開三，常支巨移二反支開三。厯支合三，才規反支合三。踦支開三，去宜反支開三。倚寘開三，居義反寘開三。諉寘合三，女睡反寘合三。謹寘合三，置睡反寘合三。蠃脂合三，龜脂合三。歸脂合三，匡龜反脂合三。鴉脂合三，符尸反脂開三。頰旨合三，匡軌反旨合三。涖旨合三，巨癸反旨合三。四至開三，許四反至開三。穉至開三，遂至開三。齡之開三，答之開三。思之開三，如字。攀微合三，魚威反微合三。

混切僅有至霽混切 1 字：

鷓至開三，懿翳二音至開三齊開四。

郭璞此字有至、霽二讀，以「壹」為諧聲偏旁者，上古在質部，《切韻》入至、霽二韻，郭璞「鷓」字亦分化為兩種讀音。郭璞止攝分韻可寫作：

支：脂：之：微

陳亞川整理《方言》郭璞注的反切下字，亦得到支、脂、之三分的結論，⁹與《釋文》所收郭璞《爾雅》注音的表現是一致的。

以上三家皆為西晉北人，年代大約在西元 300 年前後，呂忱支韻與脂韻混切，旨、至韻分別與有、隊、祭混切，郭象支韻與脂韻混切、寘韻與果韻、旨韻與隊韻混切，郭璞至韻與霽韻混切，可知止攝韻字，並不止一個層次，但這些少數混切並不至於影響支、脂、之、微的分立，是西晉時期北方共同的韻部特徵。

⁹ 陳亞川〈方言郭璞注的反切下字〉云：「郭璞方言注反切支、脂、之的嚴格區分，使我們得以一種實際的注音材料來證實，自先秦到切韻時代，這三韻的確是可以讀出不同音來的。」《中國語文》1983 年第 6 期，頁 451-456。

(二) 東晉注家

西晉之後，《釋文》所收注家有東晉李軌、徐邈、劉昌宗三人。劉昌宗雖生平不詳，但《釋文·序錄》列於李軌、徐邈之間，亦應為東晉人。東晉以後止攝韻字與外攝混切的情形漸少。

李軌替止攝作音 21 字，本韻自切 15 字：

窺支開三，羊支反支開三。危支開三，起宜反支開三。跬紙合三，却垂反支合三。弛紙開三，尸紙反紙開三。脍紙開三，賜紙反紙開三。知寔開三，智寔開三。伎寔開三，支、之移反支開三。積寔開三，子賜反寔開三。捶寔合三，之睡反寔合三。睢脂合三，許維反脂合三。肄至開三，似二反至開三。思之開三，相吏反志開三。置志開三，直吏反志開三。醴止開三，意志開三。

混切共有 6 字，支脂混切 3 字、至怪混切 1 字、之微混切 1 字、微灰混切 1 字：

蹕紙合三，孚葵反脂合三。斯寔開三，思利反至開三。龜脂合三，居危反支合三。劓至開三，魚界反怪開二。豨尾開三，熙之開三。魏微合三，五回反灰合一。¹⁰

李軌脂韻字以本韻自切只出現 2 次，作為支韻的反切下字卻有 3 次，兩者關係相當密切；微韻字僅出現 2 次，字數太少，開口與之韻混切，合口與灰韻混切，並無獨立地位。此外，至與怪韻混切之「劓」、「界」二字，兩漢時期分屬脂、祭兩部，脂、祭兩部在兩漢時期常有通押現象。¹¹李軌支、脂兩韻關係密切，微韻並未成韻，此處暫時將微韻與之韻並列。李軌止攝分韻可寫作：

¹⁰ 「魏」字《廣韻》讀「魚貴切」，在去聲未韻，《釋文》中出現 2 次，陸德明皆讀「魚威反」，在平聲微韻，是替《莊子·知北遊》：「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頁 743）《莊子·天下》：「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頁 1088）注音，因此此處判斷為微韻。

¹¹ 羅常培、周祖謨：《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第一分冊，頁 172。

支脂：之微

徐邈替止攝字作音 190 字，以本韻自切 188 字，混切有 11 字，支脂混切 3 字、脂之混切 5 字、支脂之混切 1 字、脂微混切 1 字、脂齊混切 1 字：

移支開三，怡耆反脂開三。砥紙開三，之履反旨開三。齋脂開三，將池反支開三。

耆脂開三，其夷反脂開三、巨之反之開三。踧脂開三，其里反止開三。視至開三，市至反至開三、市志反志開三。比至開三，扶至反至開三、扶志反志開三。秭旨合三，甫里反止開三。遲脂開三，直尼反脂開三、持疑反之開三、直移反支開三。劓至開三，吾氣反未開三。睢脂合三，許圭反齊開四。

徐邈這些混切在所有反切當中，只佔少數，脂、之兩韻的接觸相對較多，共有 7 字，與李軌支、脂兩韻較密切的情況並不相同。徐邈止攝分韻可寫為：

支：脂：之：微

劉昌宗替止攝字作音共 64 字，其中支韻 34 字、脂韻 20 字、之韻 6 字、微韻 4 字。混切共有 16 字，支脂混切 7 字、脂之混切 2 字、支微混切 2 字、脂微混切 2 字、之微混切 1 字、脂齊混切 1 字、支歌混切 1 字：

脾支開三，毗脂開三。陴支開三，蒲佳反脂合三。蠓支開三，夷脂開三。庀紙合三，副美反旨合三。累寔合三，類至合三。綏脂合三，相規反支合三。墮脂合三，以垂反支合三。織志開三，至至開三。緇（黹）旨開三，豬履反旨開三、張里反止開三。劓微開三，奇支開三。鞞寔開三，於既反未開三。墮旨合三，欲鬼反尾合三。墜至開三，其既反未開三。斐（非）微合三，方持反之開三。秭旨開三，祖禮反齊開三。匜支開三，徒何反歌開一。

這些混切中除了「秭」、「匜」二字與外攝混切外，止攝內部各韻都有互切的痕跡，情況較為複雜，將反切數目列表如下，支韻自切 27 字、脂韻自切 25 字、之韻自切 5 字、微韻自切 2 字，其餘數目皆為混切數：

	支	脂	之	微
支	27	2	0	1
脂	5	25	1	0
之	1	1	5	1
微	1	2	0	2

從上表中可知，支、脂、之三韻還是以自切為主，而微韻不論自切或混切，皆無明顯大量的偏向，幾乎是平均分配入支、脂、之當中，因此范新幹以微韻的普遍混切，作為串連支、脂、之三韻的軸心，認為劉昌宗支、脂、之、微四韻應是混而不分；¹²但支、脂、之存在大量自切的例證，要說三韻混同不分，似乎較為牽強。此外，微韻的普遍混切，說明了劉昌宗的微韻尚無獨立地位。劉昌宗支韻字仍保留了與歌部的層次，也具有低元音的讀音層次。劉昌宗的止攝分韻可寫成：

支微：脂微：之微

以上三家為東晉注家，李軌、徐邈年代大約在西元 300 至 400 年間，李軌稍早於徐邈，徐邈止攝字仍保持西晉北音支、脂、之、微四韻分明的狀態，可說是北音的延續，而脂、之關係較為密切，是南朝書音脂、之兩韻合流的先聲；李軌微韻並無獨立地位，支脂亦混而不分；劉昌宗支、脂、之三韻對立與徐邈相同，微韻無獨立地位，則與李軌相同。徐、李二人不同之處在於徐邈為南渡北人，¹³而李軌則世居江夏，李軌止攝的表現，也是東晉時期南音的類型之一。

¹² 范新幹：《東晉劉昌宗音研究》（武漢：崇文書局，2003 年），頁 69。

¹³ 《晉書·卷九十一·儒林傳》：「徐邈東莞姑幕人也，祖澄之為州治中屬，永嘉之亂，遂與鄉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閭里士庶千餘家，南渡江，家于京口。」（古籍出版社影 1916 年涵芬樓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6 年），頁 275。

(三) 南朝注家

東晉進入南朝之後，《釋文》中可討論之注家有沈重及陸德明，兩人皆在陳代，止攝分合又有不同。沈重替止攝作音次數不多，共有 18 字，自切 15 字，混切僅 3 字，將自切與混切例分列如下，本韻自切者有：

蕘支開三，徂斯反支開三。差支開三，初宜反支開三。訾支開三，將知反支開三。跪紙合三，堪彼反紙合三。施寔開三，以豉反寔開三。唯脂合三，養水反旨合三。懿至開三，如字。莅至開三，力二反至開三。諱至合三，粹至合三。帥至合三，所愧反至合三。綦支開三，忌至開三。思至開三，息嗣反至開三。杼止開三，茲之開三。筍志開三，息里反止開三。斐尾合三，芳尾反尾合三。

混切有支脂混切 1 字、脂之混切 1 字、脂微混切 1 字：

俾紙合三，方寐反至合三。視至開三，市志反志開三。暨至開三，其氣反未開三。

沈重的混切零星分布在各韻，沒有較一致的表現，還是以本韻自切為主，南朝時期止攝四韻中脂、之兩韻已有合流的趨勢，沈重卻是四韻界限分明，止攝分韻與《切韻》相近。沈重止攝可寫作：

支：脂：之：微

陸德明共替 819 個止攝字作音，其中支韻 271 字、脂韻 255 字、之韻 187 字、微韻 106 字，本韻自切共 670 字。混切有 149 字，其中支脂混切 36 字、支之混切 25 字、脂之混切 88 字。此外，陸德明支、脂、之三韻，有以多類韻字為反切下字者，如：脂韻「祇」字同時以支、之韻注音，「頤」字同時以支、脂、之韻注音：¹⁴

¹⁴ 陸德明混切韻字較多，此處僅列支脂之三韻混切。

俾紙開三，必以反止開三、必耳反止開三、必履反脂開三。祇脂開三，支支開三、止而反之開三、諸時反之開三。彝脂開三，以之反之開三、羊之反之開三、以而反之開三、以支反支開三。遲脂開三，雉夷反脂開三、直私反脂開三、直移反支開三、直釐反之開三、直疑反之開三、直詩反之開三。貽之開三，怡之開三、以之反之開三、羊支反支開三、夷脂開三。頤之開三，以之反之開三、羊時反之開三、以支反支開三、夷脂開三。己止開三，紀止開三、居止反止開三、基倚反紙開三、几旨開三。恣至開三，姿刺反寘開三、咨嗣反志開三。

以數個不同韻字替同一字注音的狀況，在陸德明注音中頗為罕見，在已排除訓詁異讀的前提下，可知這些韻字，對陸德明而言並無區別，因此這些注音無法視為一字多讀，只能承認其為同音字。

雖然止攝內部支、脂、之三韻，皆有同時以數韻注音的情形，但這些混切仍有多寡之別，可看出陸德明支、之或支、脂的關係，遠不如脂、之兩韻密切，脂、之混切已分佈在脣舌牙齒喉各類聲母，兩韻已無分別。至於支韻與脂、之韻雖有合流現象，但混切的數量在支脂之三韻中只佔少數，若說已全數合流，¹⁵可能與事實不符，可推測支韻有一部分韻字讀音向脂、之韻靠攏，正在合流入脂、之韻的動態過程當中，但有少部分字仍保持與脂、之不同的讀音。若以《切韻》的分類系統來看，陸德明三韻的轄字與《切韻》不同；若以《切韻》轄字而言，同一韻類在陸德明的讀音中，可能具有幾個不同的讀音層次。陸德明止攝分韻可寫成：

支：脂之：微

沈重與陸德明二人皆在陳代，沈重稍早於陸德明。止攝四韻在西晉北方注家注音中，為四韻分立的狀態，但東晉之後，則出現了差異性，徐邈延續北音的格局，但脂、之兩韻已有較為密切的傾向。而同樣在東晉的李軌及劉昌宗，

¹⁵ 邵榮芬《經典釋文音系》將支、脂、之三韻彼此混切的數字合共計算，認為混切數量多，三韻系已合併，是與《廣韻》音系的一大差別。（臺北：學海出版社，1995年）頁155-156。

兩人的微韻並無獨立地位，李軌則無支、脂的分別。進入南朝之後，沈重分韻與《切韻》相似，陸德明則又不同，脂、之兩韻已完全合流，但與支韻仍有區別。從西晉至南朝約 350 年間，止攝韻字不論以共時或歷時角度觀察，皆呈現出不同的類型與變化。

三、止攝的方言差異

《釋文》止攝注音從西晉呂忱開始，至南朝陸德明，可發現西晉時期注音雖少，但四韻之間甚少混切，反而與上古來源相同的外攝字關係較為密切，微韻字也具有獨立地位；東晉徐邈之後，止攝已逐漸脫離上古韻部，突顯出中古四韻的格局，而四韻之間的交涉也越趨頻繁。徐邈雖在東晉，出生於南渡後三、四十年間，但止攝分韻仍與西晉北音相近，可代表北音系統，而李軌及劉昌宗則是東晉南音的代表，南北語音差異在於支、脂是否分立，以及微韻的獨立與否。進入南朝之後，沈重止攝分類與《切韻》相同，韻部轄字亦極相近，而陸德明脂、之兩韻混同，支韻正逐漸合流入脂、之當中，微韻則保有獨立地位。應如何解釋《釋文》當中諸家止攝分合的差異，除了《釋文》材料之外，兩晉南北朝相關的文獻研究成果，提供了很好的比較材料。《釋文》止攝韻類的分合，顯示了止攝在兩晉至南朝時期的類別區分，但反切以漢字表音，文獻大致能夠提供類別區分的線索，但在探討韻類的變化上，顯得較為抽象，因此漢梵對音、域外對音以及現代漢語方言中的止攝讀音，則可提供止攝實際音值的參考。

（一）文獻材料中的方言差異

丁邦新曾經指出在西晉時期吳地作家，如陸雲、陸機、韋昭、張純、孫皓，以及會稽的楊方，止攝共有的特點是支、脂兩韻接近，支、脂合韻共 8 次，支韻獨用僅 6 次，¹⁶何大安認為此現象為西晉時期江東文讀層支、脂混用的語音特色，¹⁷與南方其他地區及北方支、脂的分立並不相同。

¹⁶ 丁邦新：《魏晉詩韻考》（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 65，臺北：中央研究院，1975 年），頁 263。

¹⁷ 何大安：〈六朝吳語的層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4 本第 4 分

南朝以反切材料爲主，有與陸德明年代相近的顧野王（519-581A.D.）原本《玉篇》，以及曹憲（523-649A.D.）《博雅音》。顧野王爲吳郡人，止攝分韻與陸德明相同，脂、之兩韻無別與支韻分立，微韻爲獨立韻部。¹⁸

曹憲（523-649A.D.）爲揚州江都人（今江蘇揚州），《博雅音》撰成於西元 605-618 年之間，成書稍晚於《釋文》。丁峰統計曹憲止攝反切之後，認爲四韻開口已全部合流，合口也有混切的情形。¹⁹但若將曹憲止攝注音作成圖表之後，則會發現不同的結果：

	支	脂	之	微
支	146	6	2	0
脂	24	123	7	3
之	6	11	71	1
微	0	0	1	45

微韻開合口共出現 50 次，開口與脂、之兩韻混切共 4 例，合口混切 1 例，可算是獨立韻部。支、脂、之三韻之間的關係，分別爲支、脂混切 30 次，脂、之混切 18 次，支、之混切 8 次，支、脂兩韻的關係較爲密切，但在支、脂自切的龐大數量中，仍屬少數，兩韻中有少部分韻字同音，但大多數韻字仍有區別。周祖謨曾謂脂、之兩韻系不分，是六、七世紀南方字書的共同現象，²⁰陸德明、顧野王確實如此，但卻與曹憲的語音系統不符，可知南朝時期存在支與脂、之分立，以及支、脂、之三分，兩種不同的語音現象。

《釋文》西晉注家微韻字較少，反切現象確實是分而不合，但難以觀察其中的細節，可確定的是南朝是個微韻獨立的年代，微韻已從脂部中分化出來，因此夏侯該脂、之、微合一的語音系統顯得有些突兀。但因夏侯該並無

（1993 年），頁 871。

¹⁸ 周祖謨：〈萬象名義中之原本玉篇音系〉，《問學集》（上）（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頁 369-377。

¹⁹ 丁峰：《〈博雅音〉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頁 51-54，90。

²⁰ 周祖謨：〈顏氏家訓音辭篇注補〉，《問學集》（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上冊，頁 369。

實際韻字可參考，無法判斷實際情形。齊梁詩韻中平聲「追哀誰綏推蕤」六字入微韻，不與「帷龜達夔悲湄遺丕惟」押韻，²¹但《切韻》與陸德明卻是全都入脂韻，陸德明以脂韻「劣追反」、「律悲反」替支韻「羸」字注音，以「愧悲反」、「古追反」（字林音）替「龜」字注音，以「力追反」、「類悲反」替「纍」字注音，在詩韻中不相押韻的悲、追兩字，在陸德明的反切中，卻經常共同使用，以詩韻的角度來看，就是脂、微大亂雜的現象，若以《切韻》的框架來看，則是脂、微分立，因此夏侯該的脂、之、微三部的混同可能就是這種情形。目前從夏侯該脂韻與「之、微大亂雜」的描述中，無法判斷韻類之間亂雜至何種程度，但以《切韻》的角度而言，就是存在韻類互切的情形。

（二）譯音中的方言現象

譯音材料有梵漢對音及日譯吳音、漢音。梵漢對音材料以北音為主，僅有僧伽婆羅在南梁，代表梁朝通語。西晉至唐代的漢梵譯音排列如下，材料來自劉廣和、²²施向東、²³尉遲治平：²⁴

	支	脂	之	微
西晉	i、ɿ、e、ai、ye、ya、a	i、ɿ、e、ai、y、ya、it		i、ɿi、e、ai
十六國	i、e、a、ya	i、e、iɿ、ic、ya、ai、 ei、ɿ、a	i	i、e、ai
南梁	e、(i) ²⁵	i、ī、(e)	i、ī	i

²¹ 王力：〈南北朝詩人用韻考〉（《清華學報》11卷第3期，1936年），頁801。

²² 劉廣和：〈西晉譯經對音的晉語韻母系統〉（《芝蘭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186-202。以及〈南朝梁語韻母系統初探〉（《音史新論》，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頁209-216。

²³ 施向東：〈十六國時代譯經中的梵漢對音（韻母部分）〉（《天津大學學報》第3卷第1期，2001年），頁24-28。以及〈北朝譯經反映的北方共同漢語音系〉（《音韻論叢》，濟南：齊魯書社，2004年），頁240-241。

²⁴ 尉遲治平：〈周、隋長安方音初探〉（《語言研究》1982年第2期），頁25-26，31。

²⁵ 括號內為少數譯音。

周、隋	i、(e)	i	i	i
初唐	i、(e)	i、(e)	i	i、(e)

從上述材料可看出西晉時期支、脂的對音紛繁而相近，除了支、脂、微共同具有[i]、[e]的音色之外，還具有低音[a]、[ai]的音值，尉遲治平謂梵文中[i]、[e]、[ai]三者常自由變讀，稱之元音替換，因此止攝內部形成交叉現象，需把握譯音的主要傾向。劉廣和統計西晉梵漢對音中，脂韻使用最頻繁的為[i]，共 59 字，[e]則有 13 字，支韻字則[i]、[e]平分秋色，脂韻的[i]類音佔絕對優勢，可見支、脂兩韻仍有區別；南北朝時期的北方，以十六國時期為代表，支、脂兩韻與西晉時期相去不遠，對音材料較西晉時期增加之韻字，之韻譯音單純以[i]對譯。南方以南梁為代表，脂、之韻大多對譯[i]、[i]，此時脂、之兩韻已經合流，與支韻的[e]不同，但是無法區別微韻與其餘三韻的不同。

施向東利用後魏至隋代(386-581A.D.)的譯經材料，研究北方共同的音系，譯經地點多在鄴城、洛陽、少數在長安，發現支韻多對譯[e]，脂韻多對譯[i]，之韻字則全都以[i]對譯，此時期脂、之兩韻較為接近，而支、脂兩韻仍則維持西晉以來的支、脂分立。但北周入隋之後，支、脂的對立產生了變化，尉遲治平利用北周入隋的梵漢對音，探索當時的長安方音，譯經的時間為 564-604A.D.之間，與陸德明幾乎同時。此時大部分的止攝字皆已對譯[i]，而不對[e]，只有少數字如「企」，可用[i]、[e]對譯，可見支、脂、之三韻已經合流，合流的時間可推測大約在周、隋時期，同時期的南方文讀中，支、脂韻字仍維持分立的局面。顏之推在《顏氏家訓·音辭篇》中比較南北的不同，謂北人「以紫為姊」，支、脂兩韻不分，南方則是支、脂有別。顏之推所比較的，即為此時期的讀音。至於此時的北音，如何從兩晉的支、脂分立，變化為「以紫為姊」，演變的歷程則無從得知，只能在此時的漢梵對音中，觀察到支、脂合流的現象，也因此顏之推才能根據紫、姊兩字的讀音，作為實際語音差異的例證。

日譯漢音中的吳音，來自五、六世紀的南方，吳音支、脂、之三韻都讀同[i]，微韻則讀[e]，吳音無法區分支、脂、之三韻：

	支脂之開三	微開三	支脂之合三	
			非見曉組	其他
吳音	i	e	i	wi
漢音	i	e	i	wi

可見當時三韻音色相近，對比之下，微韻的元音相對較低，至於日譯吳音中來自唐代的漢音，止攝全都讀同[i]，²⁶ 可見在南朝時期，微韻確實有別於其他三韻。

(三) 方言中的讀音與層次

陸法言《切韻》序中謂「支脂魚虞，共為不韻。」其中支、脂兩韻的分別與顏之推所說的南音完全相合，現代漢語方言中只有少數南方方言可區分止攝各韻的不同，羅杰瑞、²⁷梅祖麟、²⁸秋谷裕幸²⁹利用閩東、閩北以及南部吳語，分析出其中支與脂、之有別的層次；更進一步指出，還有一個支、脂、之三韻都有分別的層次，語音材料閩東福州、閩北政和來自羅杰瑞，南部吳語慶元、遂昌、玉山來自秋谷裕幸；此外，為了方便比較，在吳語的部分增加了「刺」、「離」、「姊」、「四」、「二」、「耳」六字：³⁰

	福州	慶元	遂昌	玉山	政和
支韻 刺	ts'ie ⁵	tɕ'ie ⁵	tɕ'ie ⁵	tɕ'ie ⁵	_____

²⁶ 材料來源自王吉堯、石定果：〈漢語中古音系與日語吳音、漢音音系對照〉（《音韻學研究》第二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198。

²⁷ 羅杰瑞：〈福建政和話的支脂之三韻〉（《中國語文》1988年第1期，1988年），頁40-43。

²⁸ 梅祖麟：〈現代吳語和“支脂魚虞，共為不韻”〉（《中國語文》2001年第1期，2001年），頁3-15。

²⁹ 秋谷裕幸：〈早期吳語支脂之韻和魚韻的歷史層次〉（《中國語文》2002年第3期，2002年），頁447-451。

³⁰ 讀音根據曹志耘（2002）《南部吳語語音研究》的調查。

離	lie ⁶	li ²	li ²	lie ⁶	lie ⁶
紙	tsai ³	tɕie ³	tɕie ³	tɕie ³	tsye ³
匙	sie ²	ɕie ²	ɕie ²	ɕie ²	tsie ²
脂韻 姊	tɕi ³	tɕi ³	tsɿ ³	tɕi ³	tɕi ³
指	tsai ³	tsy ³	tɕiu ³	tse ³	i ³
四	sei ⁵	ɕi ⁵	sɿ ⁵	ɕi ⁵	si ⁵
二	nei ⁶	ni ⁶	nĩ ⁶	ni ⁶	ni ⁶
之韻 齒	kĩ ³	ts'ɿ ³	tɕiu ³	ts'ə ³	ts'y ⁵
蒔	_____	_____	_____	zə ⁶	ts'y ⁶
耳	ŋei ⁶	nĩ ⁴	ni ⁴	ni ⁴	ni ⁴
使	sai ³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從三韻的比較中可以很清楚的發現，不論閩語或吳語的支韻韻母都有一個[ie]的讀音，是脂、之韻所沒有的，而脂、之韻卻都有共同的韻母，福州是[i]、[ei]；慶元是[ɿ]、[i]；遂昌是[iu]、[i]；玉山是[i]，羅杰瑞、梅祖麟、秋谷裕幸判斷吳、閩語中有一個支與脂、之有別的層次，據此梅祖麟將江東方言的支韻擬為[ie]，脂、之韻擬為[iɿ]。閩北及南部吳語還有一個支、脂、之有別的層次，政和方言之韻有個[y]音，玉山方言之韻有個[ə]音，不出現在支、脂韻，是之韻與支、脂韻有區分之處，因此羅杰瑞、秋谷裕幸推測支：脂：之三韻對立，應是閩北及南部吳語最古老的層次。此外，從材料中還會發現吳、閩語中有支、脂、之三韻完全合流的層次，反映的是唐代以後三韻合流的語音現象。

吳、閩語中表現出支、脂、之三韻的層次有三種現象，支、脂、之三韻對立，支與脂、之有別，三韻合流三種不同層次之外，在南部吳語中的江山方言，發現有一個支、脂相同的層次：³¹

³¹ 讀音根據秋谷裕幸（2001）《吳語江山廣豐方言研究》的調查。

	江山
支韻 被	bE ⁴
寄	kE ⁵
倚	gE ⁴
脂韻 遲	dE ²
之韻 嬉	xi ¹
依	i ¹

江山方言中支、脂韻有一個之韻沒有的[E]韻母，顯示可能有一個支、脂不分的層次。從吳、閩語支、脂、之三韻的層次分析中，除較晚的三韻合流的層次外，有最古老的支、脂、之三韻分立的層次；有西晉江東文讀層支、脂不分的層次；也有南朝文讀層脂、之合流的層次。這三個層次皆體現在《釋文》注家的止攝類型當中。

四、《釋文》止攝的類型與層次

(一) 止攝的類型變化

前文討論《釋文》注家止攝類型可分為四類：1. 四韻分立型；2. 支、脂不分型；3. 脂、之合流型；4. 微韻無獨立地位型，四種類型的差異在於：
1. 支脂分合；2. 脂之分合；3. 微韻的地位。

西晉	呂忱	支	脂	之	微
	郭象	支	脂	之	微
	郭璞	支	脂	之	微
東晉	徐邈	支	脂	之	微
	李軌		支脂		之微
	劉昌宗	支微	脂微		之微

陳	沈重	支	脂	之	微
	陸德明	支	脂之		微

支脂兩韻在西晉時期三個注家皆屬分立型，至東晉時期，《釋文》注家中可發現支、脂兩韻的差異，一類為支、脂不分，如李軌；一類為支、脂分立，如徐邈、劉昌宗，進入南朝之後，南方文讀音支、脂兩韻則是分立的。從東晉至南朝，支、脂兩韻在南方文讀層存在分或合兩種不同的語音類型，看似時代的差距，但若溯源自西晉江東支、脂不分的文讀層，可知李軌應保留了西晉以來江東文讀層的語音特徵。另一方面，江東支、脂不分的現象，在東晉之後產生由合至分的變化，江東文讀層支、脂不分的現象，已消失在南朝主流的文讀語音系統當中，支、脂分立是西晉以來北方止攝的現象之一，可合理推測南方支、脂的分立，是受到北語大規模南移的影響，不僅《釋文》注家語音現象如此，南朝其他文獻材料亦復如是。此外，在現代吳、閩方言中，雖仍存在支、脂不分的層次，也已不易被察覺。東晉至南朝支、脂分立與否，來自於南北方言的不同，而非歷時的時代差異。

南朝脂、之兩韻間的關係，在《釋文》中僅陸德明為兩韻合流的類型，但與顧野王相同，兩人讀音相當整齊，為脂、之合流與支對立的類型，齊梁詩韻的押韻現象亦同，可視為南朝南音的主流。南梁梵漢對音當中支、脂、之三韻的表現，也與此時期的南音一致，支韻大多對譯[e]，脂、之兩韻大多對譯[i]、[i]，³²顯示出脂、之兩韻音值相近。南朝脂、之兩韻不分的原因，以目前所見語音材料無法清楚判斷其原因，但在南朝之前，不論西晉或東晉注家，未見脂、之大量接觸而無法區分的類型，³³在詩歌押韻中，脂、之兩韻亦以獨韻為主，兩韻區分清楚，³⁴因此南朝脂、之兩韻的語音變化，本文

³² 劉廣和〈南朝梁語韻母系統初探〉整理《孔雀王咒經》譯咒，認為支韻系韻母一般對e，離支也對ye，只一見，婢柁智也對i，也只一見，俾字對i。脂韻系韻母多對i、ī，柁字也對e，雖字對vi。之韻系韻母對i、ī，裏也對r，有一派把r讀成ri。（《音史新論》，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頁210。

³³ 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韻目下小注之五家韻目分合，曾記載呂靜脂與之、微大亂雜，但未見詳細韻字。

³⁴ 丁邦新《魏晉詩韻考》中脂、之兩韻以獨韻為主，脂、之合韻之詩歌僅有二十多例，魏晉時期脂、之兩韻分立。（《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65》，臺北：中央研究院，

傾向認為屬歷史音變，兩韻元音產生變化而逐漸合流。

但此時期詩韻中也有嚴格分別脂、之兩韻的作家，如謝朓、蕭子範、沈約、任昉，³⁵若脂、之兩韻並無實際的語音區別，則難以確定韻字的歸屬，可見沈重或《切韻》中脂、之兩韻的分立，並非空穴來風。

至於微韻的地位，東晉李軌及劉昌宗，微韻字皆難與之韻或脂、之兩韻區分。劉昌宗的語音系統中，微韻與支、脂、之三韻不分，其音系中，並無微韻存在，但若以《切韻》分韻的角度解釋，其微韻字具有內部差異。徐邈、沈重、陸德明微韻則已獨立，微韻在南方亦具有兩種類型。這兩種類型的差異，應屬於地域音差，而非歷史音變，微韻在劉昌宗音系中，與支、脂、之三韻無別，並無條件使微韻從當中抽離獨立成爲一類，而微韻獨韻最終在南朝的文讀層中成爲主流。

東晉至南朝時期，止攝內部韻類的分合，皆存在共時及歷時的語音差異，最終南方字書的共同現象：支與脂、之分立；脂、之合流、微韻獨立的語音系統，其中同時存在語音內部變化，以及南北方言接觸，相互競爭之後的結果。

從上述的吳、閩語以及域外對音的止攝讀音中，可以整理出一個大致的趨勢，支韻的[e]音色比脂韻強烈，脂韻的[i]音色比支韻強烈，而微韻的元音比支、脂、之三韻都低，因此可暫時將《切韻》及沈重止攝四韻分立的音值構擬如下，以方便討論語音變化：

支 j(u) e 脂 j(u) ei 之 ji 微 j(u) əi

其中脂韻產生了單元音化，使得陸德明脂、之兩韻合流，兩韻元音皆爲[i]。此外，陸德明支韻在類型上雖可成獨立韻類，但已與脂、之韻出現少數混切，若以唐代支、脂、之三韻最終合流的結果論，³⁶ 回頭檢視陸德明的支韻變化，

1975年)，頁59，100，238。

³⁵ 見何大安：《魏晉南北韻部演變研究》，頁213，以及周祖謨：〈齊梁陳隋時期詩文韻部研究〉，《語言研究》1982年第1卷，頁13。

³⁶ 董忠司研究顏師古音系，其止攝支、脂、之三韻已依開合口之不同，合流無別。（《七世紀中葉漢語之讀書音與方俗音——初唐顏師古音系及其他》，臺北：臺灣省政府教育廳，1988年），頁19。

可知正處於元音高化的音變動態過程，其支韻字有些已變讀為[i]，有些正在變化之中，也有些仍未產生變化：

	未變	共時變異	已變
梨 ³⁷			i
刺 ³⁸		ie~i	
知 ³⁹	ie		

陸德明音系所代表的南朝文讀層，支韻向脂、之兩韻變化靠攏的音變擴散過程，最終並未完成三韻的合流，才能在吳、閩語中，留存支與脂、之對立的語音層次。

（二）止攝的語音層次

區域性的語音差異，本是普遍存在的事實，東晉至南朝初期，因南北族群融合，語言相互接觸，也是一個各有土風遞相非笑的時期。以反切比較法分析各注家音切，皆有類聚的現象，一般皆據以分類，也是區分韻類的主要方式。除了因類聚而區分出的類別之外，其他與類別不合的少數反切，則顯示出止攝韻字，理應具有不同的讀音層次，從現代吳、閩方言中的層次區別的複雜度，也可想見當時止攝語音現象的多元性。

在反切比較法中，往往以《切韻》分韻為標準，框限住韻字的分合，就會得到少數混切，或相混而不合的結論，這些與無法符合大類的少數混切，或許正是古方言中層次的表現。

在《釋文》注家中，郭象及劉昌宗支韻字皆保留與歌韻混切的讀音，如郭象「捶，丁果反」，劉昌宗「匪，徒何反」，呂忱及李軌至韻與祭、怪韻混切，如呂忱「饋，央例反」，李軌「劓，魚怪反」，表示四人支或脂韻字，仍

³⁷ 「梨」字《切韻》在脂韻，陸德明注音兩次，已全讀支韻。

³⁸ 「刺」字《切韻》在寘韻，陸德明注音四十五次，四十四次在寘韻，一次在至韻，但「刺」也可以作為至韻「恣」字的反切下字。

³⁹ 「知」字《切韻》在支韻，陸德明注音六次，全在支韻，以知為諧聲偏旁的「蚶」、「寵」、「踟」也全都支韻。

存在低元音[a]的層次，是較為古老的層次，與主要層次並不相同。在吳、閩語中，止攝亦留保與歌韻相同的古老層次，如廈門支韻「騎」讀[k'ia²]，脂韻「師」讀[sai¹]。

徐邈、沈重、陸德明三人脂韻皆有極少數與微韻混切之例，如徐邈「劓，吾氣反」，沈重「暨，其氣反」，陸德明「儗，於起反」等，⁴⁰可知三人脂、微韻雖各自獨立成韻，主要層次讀音並不相同，但也有一個脂、微相同的層次，目前雖無法判斷是脂讀與微相同，元音為較低的[əi]，或微讀與脂同，元音為較高的[ei]或[i]，但至少可知一個韻類中，皆不僅一個語音層次。

五、結語

透過《釋文》諸家反切的差異，可看出西晉至南朝時期，止攝有四個類型：1. 四韻分立型；2. 支、脂不分型；3. 脂、之合流型；4. 微韻無獨立地位型。此四種類型形成之原因及變化來自於：1. 支、脂兩韻在東晉時期有或分或合的共時差異，受北音影響，至南朝時只有分立的狀態；2. 微韻是否有獨立地位，為方言差異；3. 南朝後期脂韻元音產生單元音化與之韻合流，支韻也逐漸向脂之韻靠攏，但並未完成三韻合流；4. 初唐支、脂、之三韻合流與微韻對立。其中經歷了內部的語音演變及外部的語言接觸。

《釋文》及年代相近的文獻材料，提供了韻類變化的線索，而域外對音及現代漢語方言除了可與韻類變化作對比外，從中也發現與文獻材料的一致性，包括支、脂的分合以及脂、之韻的合流，此外還可提供構擬音值的參考，構擬出止攝的可能讀音，作為解釋音變及層次的基礎；在構擬讀音的同時，也可看出止攝元音經過了單元音化及元音高化的歷程。

從現代吳、閩語止攝讀音的複雜性，及層次的多樣性，深信古代方言亦是如此，但受限於反切或直音以漢字表音的性質，無法如分析現代漢語方言

⁴⁰ 陸德明脂微混切如下：儗尾開三於豈反尾開三、於起反止開三。杞止開三，起止開三、去已反止開三、豈尾開三。劓至開三，魚器反至開三、魚冀反至開三、魚氣反未開三。匱至合一，其位反至合三、求位反至合三、其媿反至合三、其魏反未合三、其貴反未合三。饋至合三，巨愧反至合三、其位反至合三、其愧反至合三、其媿反至合三、求位反至合三、其貴反未合三。餽未開三，虛氣反未開三、許氣反未開三、許既反未開三、火既反未開三、許器反至開三。

層次般分析古方言層次，在判斷《釋文》止攝讀音層次時，僅能釐析出少數層次，但本文試以層次概念理解反切中的混切，或可使古漢語研究中不符合主流類別的少數反切，也有其合理的解釋。

引用文獻

-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黃坤堯、鄧仕樑新校索引本（上）（下），據通志堂本，臺北：學海出版社，1988年。
- 〔唐〕房玄齡：《晉書》，《二十五史》冊二，古籍出版社影1916年涵芬樓影印本（涵芬樓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6年。
- 〔宋〕陳彭年、丘雍等：《新校正切宋本廣韻》（張氏重刊澤存堂本），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5年。
- 〔清〕郭慶藩點校，王孝魚整理：《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85年。
- 丁邦新：〈重建漢語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中國語文》1995年第6期，頁414-418。
- 丁峰：《〈博雅音〉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
- 王力：〈南北朝詩人用韻考〉，《清華學報》11卷第3期，1936年，頁783-842。
- ：〈玄應《一切經音義》反切考〉，《語言研究》1982年第1期，頁1-5。
- 王士元、沈鍾偉：〈詞匯擴散的動態描寫〉，《語言研究》1991年第1期，頁15-33。
- 王士元著，石鋒等譯：〈語言變化的詞匯透視〉，《語言的探索——王士元語言學論文選譯》，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49-69。
- 王吉堯、石定果：〈漢語中古音系與日語吳音、漢音音系對照〉，《音韻學研究》第二輯，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187-219。
- 何大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1年。
- ：〈六朝吳語的層次〉，《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4本第4分，1993年，頁867-875。
- 沈建民：《《經典釋文》音切研究》，北京：世界書局，2007年。
- 周祖謨：〈顏氏家訓音辭篇注補〉，《問學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405-433。
- ：〈萬象名義中之原本玉篇音系〉，《問學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270-404。
- ：〈齊梁陳隋時期詩文韻部研究〉，《語言研究》1982年第1卷，頁6-17。

- 林炯陽：《魏晉詩韻考》，《國文研究所集刊》16：1-197（總 1105-1301），1971 年。
- 邵榮芬：《經典釋文音系》，臺北：學海出版社，1995 年。
- 施向東：〈玄奘譯著中的梵漢對音和唐初中原方音〉，《語言研究》1983 年第 1 期，頁 27-48。
- _____：〈鳩摩羅什譯經與後秦長安音〉，《芝蘭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年，頁 203-217。
- _____：〈十六國時代譯經中的梵漢對音（韻母部分）〉，《天津大學學報》第 3 卷第 1 期，2001 年，頁 24-28。
- _____：〈北朝譯經反映的北方共同漢語音系〉，《音韻論叢》，濟南：齊魯書社，2004 年，頁 231-249。
- 秋谷裕幸：〈早期吳語支脂之韻和魚韻的歷史層次〉，《中國語文》2002 年第 3 期，頁 447-451。
- _____：《吳語江山廣丰方言研究》，愛媛大學綜合政策研究叢書 1（日本愛媛大學法文學部），2001 年。
- 范新幹：《東晉劉昌宗音研究》，武漢：崇文書局，2003 年。
- 尉遲治平：〈周、隋長安方音初探〉，《語言研究》1982 年第 2 期，頁 18-33。
- 曹志耘、秋谷裕幸、太田齋、趙日新：《吳語處衢方言研究》，東京：好文出版社，2000 年。
- 曹志耘：《南部吳語語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年。
- 梅祖麟：〈現代吳語和“支脂魚虞，共為不韻”〉，《中國語文》2001 年第 1 期，頁 3-15。
- 陳亞川：〈《方言》郭璞注的反切下字〉，《中國語文》1983 年第 6 期，頁 451-456。
- 陳忠敏：〈有關歷史層次分析的幾個問題〉，《漢語史學報》第五輯，2005 年，頁 207-229。
- 黃淬伯：《慧琳一切經音義反切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1 年。
- _____：《唐代關中方言音系》，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
- 董忠司：《七世紀中葉漢語之讀書音與方俗音——初唐顏師古音系及其他》，臺北：臺灣省政府教育廳，1988 年。
- _____：〈語音層面說與漢語中古音的擬測——韻母篇〉，第十屆國際暨廿五

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2007年。

劉廣和：〈西晉譯經對音的晉語韻母系統〉，《芝蘭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186-202。

_____：〈南朝梁語韻母系統初探〉，《音史新論》——慶祝邵榮芬先生八十壽慶學術論文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頁209-216。

蔣希文：《徐邈音切研究》，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1999年。

儲泰松：〈梵漢對音與中古音研究〉，《古漢語研究》1998年第1期，頁45-52。

_____：〈鳩摩羅什譯音的韻母研究〉，《安徽師範大學學報》第27卷第1期，1999年，頁120-121。

簡啓賢：《《字林》音注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3年。

羅杰瑞：〈福建政和話的支脂之三韻〉，《中國語文》1988年第1期，頁40-43。

羅常培、周祖謨：《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第一分冊），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年。

樺井健一：《魏晉南北朝字音研究——經典釋文所引音義考——》，東京：汲古書院，1975年。

Coblin, W. South., (柯蔚南) “A Survey of Yijing’s Transcriptional Corpus” (〈義淨梵漢對音探討〉)，《語言研究》1991年第1期，頁68-92。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 (《魏晉詩韻考》)，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65，臺北：中央研究院，1975年。

Discussion on the category and the
Combination of Zhi Rhyme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Fanqie of Various
Commentators of
Annotations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Li, Jenq-fen*

[Abstract]

This paper provides the differentiated elements of Zhi Rhyme Groups (止攝) in historical literatures from Jin Dynasty to Southern Dynasty by analyzing the Fanqie (反切) and the phonics materials noted by various commentators in *Annotations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It also reconstructs the Zhi Rhyme category by using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and extraterritorial translations as references. There were four (different) rhyme variation stages from Jin Dynasty to Southern Dynasty. First, there was the so-called synchronic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支 rhyme and 脂 rhyme during East Jin Dynasty. But after the influence of northern pronunciation, only the differentiation remained in Southern Dynasty. Second, 微 rhyme and 脂 rhyme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during the early part of East Jin Dynasty before the two rhymes could be clearly differentiated in the later period. Third, during the late southern Dynasty, 脂 rhyme and 之 rhyme were combined to one rhyme into which the 支 rhyme was gradually merging.

Keywords: Zhi rhyme groups, *Annotations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Phonology of medieval Chinese, lexical diffusion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Dong Haw University.